

文学对于我来说是什么?

把我所珍惜的,我所感动的,我所热爱的这样一天一天的日子把它镌刻下来,把它书写下来,把它制造出来,然后使你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,又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样。这样我不光是过了这个日子,我还爱了这个日子,我还想了这个日子,我还写了这个日子,我还描画了这个日子,我还反复琢磨了、咀嚼了、消化了、整理了、梳理了这些日子。这样的话,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挽留了这些日子。

如果没有《青春万岁》这本书呢,我也并没有忘记从1948年到1953年的这些日子,但是我慢慢就会记不太清了,我总不能说我现在85岁了,我还跟15岁时一样激动、一个劲头,那也不有点闹笑话嘛。所以文学的好处就是它把生命挽留了一下,它把经验挽留了一下,它把自个儿的爱情,对土地、对国家、对人、对历史的这种爱情挽留了一下。所以文学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要没有这本《青春万岁》,我再说起那几年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词,您说是不是?要没有《这边风景》,我谈起新疆的生活来,跟现在也不一样。

我从事创作吧,前后经历的时间比较长,今年距离我写《青春万岁》已经是第67个年头了——当然时间长短并不是绝对的,人有的时间短,可是写的特伟大那你也无法跟人家比。可是对我来说,很可能还不至于67年,我还能继续写下去。因为对我来说,我这个世界比较宽广,我写北京的学生,我也写新疆的农民,我也写北京的农民,我也写大知识分子,甚至我也写外国人。所以我写的这个世界比较广泛,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马小淘跟我说,他们发了我的中篇《山中有历日》之后,有读者死活不相信这是王蒙写的,就说你们杂志胆子也太大了,你们能随便署名,弄一个跟王蒙同名字的你发这个。他就不认为我能写,但是我很熟悉,我对(北京)郊区农村的生活我也很熟悉,新疆农村的生活我更熟悉。因为我兴趣也比较广泛,所以同样的事情我可以从这边下笔,我也可以从那头下笔,我可以写得非常政治,我也可以写得非常生活,我也可以写得虚无缥缈,玩点神的咱们,你自个儿琢磨去吧,也可以。

古人说,一个人写作是青春作赋,皓首穷经,年轻的时候写诗词歌赋,老了以后就写理论,写孔孟老庄了。我这几年也写了好多孔孟老庄,可是小说我照样写,而且我体会到写小说的心情最不一样,这是真的,我就说,我说我一写小说,每一颗细胞都在



跳跃,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,叫抖擞也行,叫哆嗦也行,每一根神经都在那儿颤抖,因为它是全身心,既是大脑的也是小脑的,也是情感的,也是细胞的,也是嗅觉的,也是听觉的,全身心、全感官的这种反应就是觉得非常地快乐。

文学的力量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影响的力量,人们的精神生活,受文学的影响,从文学里头可能得到安慰,可能开拓眼界,也可能受到某种刺激,引起他的思想。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,但是我们还不能说精神生活也有了足够的提高、完善和开阔。文学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。还有,文学在客观上、在事实上,它成为对其他艺术形式的一个必要基础。舞蹈、美术、戏剧、电影、建筑往往都需要有一个文本的雏形,你先用语言文字把你的意图,把你的计划,把你的规划说清楚。

虽然现在文学从受众的数量上来说,是不理想的,远远不如一个电影、一个电视剧,甚至是网络上的一个小段子受众那么多,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基础,当我们谈起文艺的时候,往往还是先从文学说起。所以我说文学在这方面它的作用是很长久的,我觉得文学还跟别的地方不一样,真正好的文学作品,它是长寿的,它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的。所以文学也是我们对于子孙的一个交代,不是说文学一定马上就起作用,你说《红楼梦》当时发表的时候对清朝起了多大的作用,也很难说,但它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,一个瑰宝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# 葱烙大饼

□尤今

●精于烹饪的朋友以大葱取代青葱,烙面饼。烙成的小圆饼,个个金光灿灿,好似价值连城的金币。吃进口里时,但觉葱味如蛇,在唇舌间纠缠不休,然而,奇怪的是,饼内饼外,未见大葱踪影。原来朋友把大葱捣成泥状,再将它完完全全地揉进发好的面团里,大葱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充斥于每一寸面团内,烙好的饼,香浓葱味在味蕾上跳舞,让人吃得神魂颠倒。

●貌似平凡的烙饼,内涵丰富。它有真材实料,但却深藏不露;一经接触,便让人心醉、心折、心悦、心服。

●这饼,像人。

●才华横溢者,有麝自然香,不必当风扬;反之,大吹大擂者,通常是外强中干的,正因为内部是“空”的、“虚”的,才需要打肿脸孔充胖子;有识之士只要轻轻一戳,他便原形毕露。最糟的一种情况是:内部全空,但却自以为有料,自我膨胀,不可一世、气势凌人;倘若因此而平步青云,身居高位,那么,他高高在上,真实面目难以辨认,然而,考验一来,便无所遁形,立马成了过街老鼠。

●老实说吧,烙饼里如果没有大葱而希望他人尝及葱味,只能梦里去寻。

### 夏履密码

□施立松

从夏履双叶村一间百年老屋里走出来,阳光正从215岁高龄的古槐枝叶间洒下来,亮晶晶明晃晃,晒得人脸颊发烫心头一热。这沧桑的村落,在活力四射的阳光下生机勃勃。

藏山岭脚下原本有一个停靠船舫和竹排的埠头,大禹当年就站在这里,它的名字叫芦头滩。大禹治水“乃劳身焦思次行,七年,闻乐不听,过门不入,冠挂不顾,履遗不蹶”。“履遗不蹶”的事情据说就发生在芦头滩:大禹坐在芦头滩边的一座桥上观察水势,不小心一只草鞋(履)掉落桥下,未及捞起便被水冲走了,后人为了纪念大禹,就把这座石桥叫“夏履桥”。

如今这夏履桥还在,很想学着先人的样子,把双腿荡在桥上过过瘾,可惜当年的三孔石桥已经改成了公路桥,呼啸而过的车子不会让你有那份闲情逸致的胆量,但那村子还在山里隐介藏形,拒绝世俗的裹卷。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日复一日地把山地踏成行径,端着茶缸饭碗的老妇村夫们则习惯地过着半隐居的日子,身旁蹲着看家的狗,他们普通、寻常,他们不动声色,把山林野趣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青壮年们也舍不得这桃花源式的尘外世界,修些旅舍,把一探究竟的好奇者引入客堂住下,冲一杯茶,和颜悦色地和他们说着这里的故事。

生产鹿鸣纸的作坊,一字岗采石塘、九曲望娘湾,大禹之后,这里的传说没有丝毫停顿的意思。星星点点的遗址在村前村后、山里山外,也在住民的唇齿之间一脉相传。村民不会以现代感的玻璃幕墙和彩灯琉璃去妄加点缀,他们深知,让旅行者步履流连的正是那不可多得的古朴和纯净。

群山之间,潺潺流淌的是里山溪。溪水了几千年,不改安然和自重。撑一只竹筏,顺着水势漂,日子就这么一晃一荡地过去了。在溪中走一遭吧。从未拿过竹撑的手,抓不稳这长长的“方向盘”,竹筏在溪中歪歪斜斜,横冲直撞,像学步的孩子,高呼和欢笑跌宕起伏,渐渐地,清清的溪流涤荡了心间的繁杂。

什么叫世外桃源,什么叫世外斜阳?答案全在这一山一水之间。

这里曾经贫瘠如洗,古越先民“随陵而居,独以鸟田”,那艰辛自不必说,自古从来沧海桑田悲喜交集,大禹的子孙从来没丢掉过先祖的韧性,东汉时的陶官山窑瓷历三国两晋,绵亘近400年;宋朝时中原以朽草为纸,竟成四大发明之一,唯独这里以竹海取胜,自然捶竹为屑,腐之成纸,一时间竹纸之盛闻名全国,时至今日竹炭纸仍以浙东南最早也最盛行;明代煅烧之石灰已为浙南最重要的建筑材料。伐薪烧炭、瓜果渔猎、栽桑养蚕、采药制茶,哪一样不是取之于灵山秀水的生存之道?

夏履山多地少,当年为求温饱只顾毁林种粮开山造田,结果事与愿违,“种一大畈,收一大篮”,米贵如珠,那就随着山的性子,停垦复林,再从林中取食,以保时人。于是,今天这漫山红遍层林尽染之地便成了山珍之乡,悠闲胜地。

在山里走,常闻金鼓之声,“勾践与吴战,大败,栖其中”。可是,那大征伐大厮杀的样子太血腥,现在人们都很少提及,倒是唐玄奘在明因寺中手抄《金刚经》一部,后同玉井泉、铜菩萨合称“明因寺三宝”,被人津津乐道。果然是慈悲为怀,果然是淳朴古乡,谁都不想为一时意气争短长,都想长治久安自得其乐。

这里本已通了自来水,人们却还是改不了临水洗、溪中取水的旧习。与自然亲近,是最朴素的传承。夏履人的传承,就这么接着地气,接着山岚溪风,这已经成为一种仪式,一种根性里不可或缺的信仰。

### 春深犹白 不曾知

□杨志明



早春三月,窗台上一盆报春花开了,瓣晕轻红,别饶妍态,告诉我春天到了。今年春节,水仙、腊梅一株也没法买,只有养了一年的春兰开了十来枝浅绿色的花,带来一点惊喜,夜阑人静,阅书灯下,兰吐素香,聊有逸致。朋友送我一捆红色菜苔来不及炒了吃,养在水里开出一片金光灿灿的油菜花,楼下那棵白玉兰花开洁净,居家看花,眼福不浅。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品茶识茗香,读书长知识,杨万里句:“嫩黄老碧已多时,馥紫红红略万枝。始有报春三两朵,春深犹白不曾知。”报春花,又称年景花、樱草,花色红、黄、紫、蓝、白,花型极像樱花,栽在庭院里,二三月间,一夜小雨后,暖风吹得花枝摇,映阶芳草七色柔。

春天的田野里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花给你带来报春的消息,我曾在吉林临江的老秃顶山坡上看到一大片紫红色的猪牙花,美得令人心醉,一株草开一朵紫红花,它的根像猪的牙齿,又名山芋头、片栗花。此花的根富含淀粉,野猪喜欢拱食,有些山民采挖来蒸熟后剥了皮吃,软糯香甜味道口感与土豆、地瓜相近,荒年可以充饥救命。日本的片栗粉(生淀粉)大多是用马铃薯制成,若用猪牙花根加工成用来制作高档寿司的片栗粉,售价不菲。北美地区的猪牙花的近亲开有黄花、白花品种,长在北美冰川附近的猪牙花,人们叫它“冰川百合”。

中药白芨,地生兰属,四月花开纤秀,色有紫红、淡红,偶有粉白色,淡雅宜人,传说古时有个军官打仗肺部受伤,有人将像菱角肉似的根和草献上,外敷、冲服,肺伤愈合,军官大喜,欲赏农民,农民只求赐药名,军官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农民说:“我姓白,名芨。”军官笑笑说:“这药就叫白芨吧”。中医认为,白芨有收敛止血,消肿生肌等功效,有“抗癆良药”之称。从前刻印的人喜欢用白芨水来拓印章的边款,据说拓出的边款字迹更清晰。旧时农民在天气寒冷时,把白芨水涂在冻裂的皮肤上用来保护皮肤。

早春花卉三色堇在欧洲特别受崇拜,意大利将三色堇作为“思慕”和“想念”之物,尤以少女特别喜爱。老上海人叫蝴蝶花,常常种在旧洋房庭院里,花色紫、白、黄,故名三色堇,花朵好像蝴蝶翻飞,花香味,可提取香精。古代宁波简称鄞,因境内有座赤堇山,山上盛产赤堇草(今名紫花堇草,是三色堇的近亲)因而得名。

田野里的蒲公英开了,黄花点点,灿然似金,宋人薛田《成都书事百韵》句,“地丁叶嫩和岚采,天蓼芽新入粉煎。”野菜蒲公英又名黄花地丁,凉拌加醋加麻油生吃,苦味清热。蒲公英花语:“有着充满朝气的黄色花朵”。是的,春风里的小小蒲公英给我们带来无法停留的对大自然的爱……

#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  
 一版编辑:吴天奇  
 一版美编:王晨同  
 图编:王泰舒

零售  
 专供报

